

梦中的历史后花园

吴 亮

体验一件美妙的事物意味着：有必要错讹地体验它。

——尼采

从 1996 年起，洪磊就开始用超现实摄影来勾引我们的眼睛了——滴血的苏州园林、倒毙在紫禁宫里的鸟、牡丹亭在奇异地燃烧、面目狰狞的释迦、一朵被小虫尸体玷污的芙蓉——这些让我们怵目、疑惧并忍不住去臆测其中藏匿着何许预设的图谋的照片，很奇怪地，有种不可思议的催眠力逐渐浮现：画面上所有“原因不明”的情状、事故与乖谬的细节，居然都笼罩在一派华艳、精致、凄绝、奢靡同时又有点浮夸的矫饰风格的氛围之中。这是一系列唯美主义的噩梦，它述及死亡，却如此诗意盎然，那是兼有着忧郁趣味、虚无倾向和热衷刻意玩弄形式，又认同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理性批判，徘徊于西方现代主义和本土话语之间的“洪磊梦工场”作品。“原因不明”的诡谲、暧昧与迷离，正是这交织的感觉勾引了我们，使我们对洪磊作品不能轻易忘怀。尽管符号学知识告诉我们，洪磊作品里明显地布满隐喻：宫廷、园林、暮色、花卉、鸟、昆虫、珠宝、鲜血、火焰，无一不浸透了 中国历史废墟中繁杂深奥的象征元素，尤其当这些元素或此或彼地组织在同一个画面架构里的时候，那引发的效果和谶言没有什么两样——发生在眼前的“这一幕”，是不是预示着还将在未来发生“另一幕”？

当然，对洪磊作品进行较为晓畅的读解一样是有效的，即它们是对中国历史中的屠戮、被美化和掩盖的暴力及权力帷幕背后的阴暗面的浓缩性揭示，这象征场景的重现是过去式的；如果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，那么作品的批判性就可以马上转换成现在式的介入姿态。其中，皇宫禁地、官僚私家花园、宋徽宗花鸟画等等分别象征什么是一目了然的，以血去涂抹它们，用动物尸体去“装点”它们，寓意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但毕竟，洪磊煞费苦心制作成的作品，并非是为我们提供的一面仅用来认识中国历史内情的镜子。洪磊“营造”的不是曾经真实有过的“宫帙秘史”，而是他个人的“梦中历史后花园”——营造的材料来源广泛：宋代花鸟画、中国建筑、服饰和器具、西洋钟和香水瓶、佛教传说、意大利花瓶、宋徽宗、叔本华、德沃尔、达利，我们还不妨“错讹”地联想到梅里美、波德莱尔、王尔德以及崇尚樱花的日本死亡诗学。这诸多碎片和错综脉络，使洪磊的作品产生出一种“异国情调”，他的“苏州留园”已呈现为一个“弃园”，“北京故宫”亦呈现为一个“弃宫”，地点的专有名称并不能限制它的意指，那弥漫于画面中的唱颂死亡的静场气氛和生命最后的遗骸之美，已经表现为“在和不在”的同在。鸟虽不再飞翔，仍高贵于无生命的器物；花终将枯萎，却于此刻绽放；血使园林的躯体疼痛；玻璃罩下的窒息因标本的持久美丽而不再残忍；意外死于花瓣上的小虫如同殉美的过客；狰狞面目的释迦点化俗众人人皆可成佛；鱼随波漂浮在秋色湖塘之上已安然抵达彼岸——由此看来，洪磊的作品简直可称为死亡绝唱：生命脆弱，

却在死亡一刻夺人心魂。还有更残酷的揭示：华艳的不过是场景和器具，它们却比生命更持恒。

洪磊的“历史后花园”即谢幕仪式：历史、暴力、权贵、奢靡、花朵、鸟，终有谢幕的一刻，洪磊把它们全部寓言化了。